



生存与美的探求

刘斯奇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several abstract, overlapping geometric shapes in a textured gold color.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blue-outlined rectangle. The title '生存与美的探求' is centered in a gold serif font.

生存与美的探求

刘斯奇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龙国义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生存与美的探求

刘斯奇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老年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185千字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册

ISBN7—221—02988—I/1.490 定价：4.50元

自序

历史是无情的。

当我以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情翻阅这些即将编印成册的文章时，我才对这句话有了一种深刻理解的体验。

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从来也没有做过想成为艺术家的梦。还在我不怎么懂事的十二岁时，迫于民以食为天的无奈，自己悄悄地报考了贵州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京剧班，从此，便在懵懵懂懂之中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至今一晃已是三十四年过去了。

在这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前二十多年都是在舞台上度过的。作为一个演员，我无论如何也淡漠不了那灯火辉煌的金丝绒大幕，忘不掉观众厅里那热情、热烈的掌声，同时还有路人不时投过来的羡慕的目光。在我那人生中最青春的年华里，我领略了从事艺术的惬意与自豪。后来，我开始学写剧本，学写理论文章，人虽然不再在舞台上浓妆淡抹了，但我的心和行却从来没有和舞台分开过。回首我走过的岁月，我以为我的生命和我的事业早就融为一体了。我希望我的生命能永远长青。但我知道这仅仅只能是希望。如今，我的童年过去了，我的青年过去了，我的中年也快过去了，而我从事的事业呢？面对时间构成的历史，我无可奈何。

1981年在成都的考场里，一位从贵州调到四川的戏剧同仁问我：“戏都没人看了，你还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干什么？”我

说：“正因为戏没人看了，我才想去上海读书，因为我想弄清戏为什么没人看。”

这一问一答，不是出于深思熟虑的抱负，而是出于一种自然本性的流露，因为我的生命存在是和戏剧连接在一起的。

后来，我便到上海读书了。《从〈奢香夫人〉谈民族题材的历史剧创作》便是离开学院时交的论文作业，它也是我写的第一篇论文。之后，便是后面这些文章。我把它们完全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以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我所走过的历史。

文章都是研究戏剧现状的。因此，十余年来戏剧界的情况，便多多少少地在文章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多多少少地反映出这些时期中我对戏剧现状的认识、理解和努力。为此，我不对这些文章作事后的调整和修改，因为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书名之所以为《生存与美的探求》，是因为全部文章的写作虽然从未有过统一的结构设想，但几乎全部写作动机都建立在从戏剧美学的角度寻求戏剧生存方式与道路的思考之中，也可以说是从不同的侧面在论述着同一个命题，因为我认为所论述的问题的核心部分，一直严重地存在着，因此，一有机会，我又旧话重提，我都感觉我有点像祥林嫂了，但我却又停不下思考，搁不下笔，放不下这一颗心。

稿送到编辑部去了，我为这个集子的问世感到从心的欣慰，因为它记叙了我和我的事业十余年的历史，同时也记下了教授我知识的老师和给予我帮助的朋友的一点果实。但我感觉更多的是沉重和遗憾，因为生存的前景依然严峻，美仍然在困惑与探求之中……

1992年秋于贵阳

目 录

从《奢香夫人》谈民族题材的历史剧创作·····	(1)
也谈历史剧的审美特征·····	(15)
论“曲”的变革及其意义·····	(27)
戏剧与观众漫议三题·····	(37)
方法、文风与戏剧评论·····	(58)
1986年贵州省戏剧舞台巡礼·····	(68)
特色和人物——读《丁郎龙女》等剧本札记·····	(78)
黔剧、贵州花灯剧审美特征比较·····	(87)
对发展贵州戏剧的思考·····	(113)
文化发展与戏剧现状的思考·····	(128)
痛苦而必须的选择和创造——中西文化交流给戏曲 带来的尴尬的启示·····	(132)
侗戏与观众论·····	(147)
话剧与观众论·····	(161)
关于新兴剧种的历史反思——以黔剧为例·····	(174)
穿透世纪的启示——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	(194)
文化的变异与变异的文化——对贵阳市戏剧现象的 理论思考·····	(198)
戏剧结构解·····	(214)
走向市场——论戏剧的生存方式·····	(226)

从《奢香夫人》

谈民族题材的历史剧创作

《奢香夫人》是反映古代民族关系的历史剧。它创作于1962年，1963年和广大观众见面。1979年到北京参加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个以历史上并不广为人知的明代西南边疆贵州水西诺苏（贵州毕节地区彝族古代的自称）部族首领奢香事迹为题材创作的《奢香夫人》，在祖国从南到北的广大疆域中，受到了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的共同欢迎，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赞扬，这一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以历史上民族关系为题材创作的作品中，如何处理和表现民族关系，历来都有较大争议。因此，剖析一下《奢香夫人》的创作经验，对今后的同类创作将无不裨益。

以历史上民族关系为题材的作品，属于历史剧的范畴。历史剧虽然取材于历史，但其创作的目的是为给今天的观众看的。它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创作。以历史民族关系为题材的作品尤其是这样。这类创作应该通过对典型历史环境中的典型历史人物的描写来表现历史的本质真实，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让今天的观众从中得到启示，得到借鉴。对作者来说，正确的认识历史，

把握历史，准确地选取历史的典型环境以表现剧本的主旨和冲突，这是写好以历史上民族关系为题材的作品的必要条件。

我国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今天的中华民族能以五千年的古国文明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各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创造的结果。创作以民族关系为题材的历史剧，不能不注意到这一历史上的重要特点。

在舞台上，多是以和亲和婚姻之类题材来表现民族关系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各兄弟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产生过不少互相敌对、侵扰、纷争和歧视，这些现象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痛苦的痕迹。这些历史痕迹的存在，使人们对中华民族来之不易的团结和平等更为珍惜。于是，自愿请行、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为唐蕃友好别离父母的文成公主，乃至与左贤王结婚十二年的蔡文姬，都成了表达今人愿望的对象而登上了舞台。这些在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故事，从侧面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中汉族与兄弟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友好往来，从而使人们看到中华民族形成的某些过程，它们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应该指出，和亲这种历史现象，不是表现民族关系唯一的素材，甚至也不是主要的素材。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到和亲问题上，不去对历史作更广泛、更深入的开掘，那就不可能对历史上民族关系作出更深刻的反映。

和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历史上，和亲是一种手段，它的实质是战争和政治的延伸。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①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亲的双方之间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74页。

并无真正的平等可言。由于和亲政策本身的局限，所以以和亲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其开掘深度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制约。再者，历史上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决定的因素并不在于和亲与否，而是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正如翦伯赞在《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中所述：“作为一个人，不论王昭君生得如何美貌，也不论她具有多大的政治才能，都不能转移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匈奴统治集团的政治方向，至多只能从匈奴单于获得对她个人的宠爱和信任。西汉初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恢复，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公元前一世纪所形成的客观形势的必然趋势。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一方面匈奴已经由部落贵族之间的分裂而趋于衰落；另一方面，汉王朝也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的末期。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都无力发动侵略对方的战争，特别是双方的人民，都迫切地想往和平”。①只有当历史本身具备了和平的条件时，和亲作为一种强化剂才能发生作用。所以和亲难以承受反映民族关系的本质和历史必然的负荷。同时，不论是作为和亲的当事人，或是和亲之前和之后，往往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阴影伴随着和亲本身，这也是和亲题材对于敏感的民族感情难以完满处理并取得理想效果的重要原因。

《奢香夫人》同样以历史上民族关系为题材，但它没有走和亲这条路，而是另辟蹊径。不论是历史环境的刻画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它都为以历史民族关系为题材的创作道路作了新的开拓，它越过局限于反映现象的界线，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之中。

《奢香夫人》反映的是明朝洪武年间贵州宣慰司代袭宣慰使奢香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史实。

①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历史剧论集》第一集117页。

剧本以贵州水西诺苏首领奢香为了加强水西和明王朝的联系，加速对水西的开发而向朝廷进献修筑驿道的九驿锦图作为戏剧矛盾的起点，为了开驿道，她承受了大汉族主义者马晔的侮辱和鞭笞，平息了由此而激起的民族仇恨，最后，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大局为重，亲到金陵面见洪武帝，求得政治解决，以共庆开道为全剧的归宿。

《奢香夫人》选取的以开驿道以增强水西和中原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件，不仅反映了“自是道大通，而西南日益辟”。①“从此内地文化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渐渐输入南方，彝族亦多得学习之”。②这段明朝的历史，而且通过这段历史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相互融合，共同缔造祖国，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本质和主流。

修路立驿，打通水西和中原的交通，是明王朝巩固边疆、统一祖国版图的需要，也是水西诺苏自身得以繁荣昌盛的愿望所在。它既符合明王朝的利益，也符合诺苏人民的利益，它是有利于汉和诺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根本大计。只有在这种交流中，地处边疆的诺苏才能日益发达昌盛，而日益发达昌盛的诺苏自当使明王朝统一的局面更加巩固。他们的出发点虽应有不同的侧重，但都统一在为了中华民族强盛繁荣这个共同的目标下，双方都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在进行努力。在《奢香夫人》中，汉族不是在恩赐，诺苏不是在乞求。他们是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共同奋斗。《奢香夫人》所反映的汉族与诺苏之间这种共同依赖的关

①黄宅中：《大定府志》卷47期《水西安氏本末》（转引自《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一张捷夫：《关于奢香的功绩和史料——兼与俞百巍、何长风同志商榷》）。

②《西南彝志》卷八（转引自《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俞百巍、何长风：《明代贵州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

系，实际上也反映了历史上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一种本质联系。剧本所反映的汉族与诺苏之间的相对平等关系，既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由于有了这种联系和关系，才使得在历史上尽管有过多次的敌对和战争，但各兄弟民族仍然在硝烟之余重新携起手来，继续建设自己的国家。

《奢香夫人》表现的用增加交往、发展生产来巩固和发展汉族与诺苏夫之间的友好联系，是正常的民族之间联系的根本措施。马克思说过：“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①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无一不是因为物质关系在起作用。列宁在论述俄国近代史时曾指出：“仅仅在俄国历史的近代（大约自十七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综合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流，由逐渐增长的商品交流，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②列宁虽然讲的是俄国形成的历史，却指出了经济联系对一个国家形成所起的作用。《奢香夫人》中所表现的民族之间的联系，是以民族之间真正的利益为基础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只有在经济和文化的日益频繁的交流中，相互之间才得以吸取对方先进的经济和文化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又反过来促进这种交流。这种不断的循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和亲在民族之间的作用只能是一种相互的羁縻，它无法真正地推动历史前

①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169页。

②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何如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22页。

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汉族的耕织、文化和科技通过交流传到各少数民族之中，加速了他们走向文明的进程，而各少数民族的畜牧生产技术、音乐舞蹈等，也丰富了汉族的经济文化。汉族与各兄弟民族之间正是在这样一种交往和联系中互相促进，互相渗透，结成了一个不可分解的统一体。在这种联系中，各民族之间经济的、文化的、物质的、精神的都融合到一起了，这个融合的全体，便是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奢香夫人》通过奢香反映出来的对修驿道的认识和对中原文化依附的看法，反映了人类历史上民族之间融合的前进规律。历史上有这样一些现象：经济文化处于低级阶段的民族，当它看到别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高于自己时，根据自己的实力，有的采取野蛮的手段加以摧残甚至毁灭，使历史出现暂时的倒退；有的则闭关自守、拒先进于门外。这种夜郎自大的作法，实质上也在阻碍和延缓历史的进程。真正符合历史必然的作法，就是经济文化低的民族积极主动地向经济文化发达的民族学习、靠拢。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停滞不前和倒退都只能被历史淘汰。因为在历史上诸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最主要的规律是经济文化低的民族融合于经济文化高的族。……社会在前进，前进的族列在前面，列在后面的族自然要追上去，企图阻止在后面的向前，强迫在前面的退后，都是反规律的”。①

在戏剧创作中，只要是反映了这个历史发展规律的，不论表现走在前面的族，还是列在后面的族，实质上都是在歌颂进步和文明。《奢香夫人》写了水西落后于中原，但奢香在这个事实面前，没有停滞、倒退，而是在追赶。剧中通过奢香所反映的潮流，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的。

《奢香夫人》虽然写的是明代民族关系中的一个片断，但由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第2册547页。

于它正确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反映了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历史，所以它能在以古代民族关系为题材的同类创作中具有特别的地位和价值。

二

塑造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作为以历史民族关系为题材的创作，除了一般塑造典型人物的要求外，另一个特殊的要求是必须使剧中人物具有本民族自己的特色。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①由于民族是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作为通过经济、文化、物质、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色，便有着历史的继承性。

这种继承性使得这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种种特质贯穿于这个民族发展的始末。同时，民族也受着变化法则的支配。随着历史的前进，每个民族都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生产方式，民族本身的发展和变化必将导致民族特色的发展和变化，所以，民族特色又具有运动性的特点。

以历史民族关系为题材的创作，反映的是民族的历史生活，作品对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对同一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民族特色，都必须加以认真的区别，只有把握好民族特色的继承性和运动性的特点，作品才能准确地把民族特色表现出来。

别林斯基说过：“每一民族的民族性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①同时，他也极赞赏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28页。

果戈里的一段精彩论述：“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奴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的精神。”②

别林斯基和果戈里的论述，对以历史民族关系为题材的戏剧创作，具有极大的启示性。

戏剧是代言体的艺术样式。戏剧主要是通过行动和冲突来塑造人物。因此，揭示人物的精神情感和他理解事物的方式及心理状态，对描写民族生活的戏剧创作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某些剧作在塑造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时，民族特色这个问题却未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它被片面地理解为某个民族居住区的自然环境和衣饰服装这些外部特征，认为在戏剧创作中这些属于舞台美术的范畴，只有在小说创作中才需要对自然环境和衣饰服装作详细的客观描绘。由于这种片面的理解（这种理解对小说创作来说也是片面的），所以有些作品虽然以民族关系为题材，写了民族之间的故事，剧中出现了不同民族的人物，但他们却很少具有民族特色。他们的思想感情、语言心理多是汉族的。这种认识和作法，使得某些以民族关系为题材的作品失去了它应有的那一部分艺术魅力。

《奢香夫人》的创作，在民族特色这个问题上是较成功的。它不单注意了民族的风俗习惯、衣饰服装这些外部特征，而且把主要力量用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气质、精神、情感，着力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象。《奢香夫人》的民族特色，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塑造来体现的。剧中的奢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奢香这个艺术典型的成功塑造，是汉族和兄弟民族共同喜爱《奢香夫人》的重要原因。

① 《别林斯基论文学》86页。

② 《别林斯基文论学》79页。

《奢香夫人》在塑造奢香这个形象上，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表现在对奢香在剧中位置的安排和对其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揭示之中。

在历来关于民族关系的历史题材创作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汉族的英雄人物。即使是当代的这类作品，剧中支配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也多是汉族的英雄。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在矛盾中往往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他们极少被作为歌颂的主要对象出现在舞台上，选材的角度限制了这些兄弟民族形象的审美价值。如《蔡文姬》、《文成公主》、《王昭君》等剧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在剧本所反映的特定年代中，他们都是以某个政权实体的代表而作为中原政权实体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由于这种特定的历史原因，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民族关系便不能超越他们的历史地位。他们虽然都受封于中原政权，但在实质上都是各自政权实体利益的代表者，因此，他们所体现的民族关系，多限于两个政权实体的友好往来。如以和平代替战争，以交流取代隔绝。他们所代表的是历史上那段时期边境两边的宁静和和平，这是历史对他们在民族关系中所能代表的限度作出的规定。

而奢香则是以另外一种风貌登上舞台的。

在剧本结构上，《奢香夫人》以奢香为矛盾中心来展开剧情和组织矛盾，由于奢香处于矛盾的焦点，奢香的人物性格发展支配着整个剧情，奢香便成了全剧的核心人物。

由于历史的取材角度不同，奢香本人的地位和其他以历史民族关系为题材而创作的作品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便有着质的差别。剧中的奢香是诺苏部族的首领，也是大明王朝的属臣。她的诺苏主穆（君长或主君之意）的地位不是作为一个政权实体而存在，而是作为明王朝下属的部落领袖而存在，在奢香的思想中，水西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奢香身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统一在一起的。明王朝的属臣和诺苏主穆的双重身份，是使奢

香成为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的客观条件。《奢香夫人》在塑造奢香的过程中，充分地揭示了奢香的双重身份所具有的性格，既写了她作为部族利益代表者，即民族主义的一面，同时也写了她爱国主义的一面，而在这两者中，又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导倾向，这就使得奢香这个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在贵阳都司大堂上，奢香无故遭到大汉族主义者马晔的侮辱和毒打，马晔的这种行径，是受恶性膨胀的个人欲望和大汉族主义驱使的，在这种邪恶的淫威面前，奢香丝毫没有低头和屈服，她推倒大堂公案，发誓报仇，然后策马离去。这不仅体现了民族尊严的不可辱，而且更体现了正义的不可辱。此时奢香和马晔的斗争，虽然表现为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但这个斗争是依附于正义和邪恶斗争之中的。奢香这个小小的水西诺苏主稽、竟敢与堂堂的皇亲国戚、贵州都指挥司使这个庞然大物针锋相对！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体现了兄弟民族中民族尊严和气节不可辱的民族性格，也体现了民族不分大小、先进和落后都应平等相处的希望。剧中通过这个情节所表现的奢香的遭遇和性格，是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

由于马晔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奢香手下所属四十八部土目，“咸集香军门，愿尽死力助香反”^①，一场民族分裂的战争已燃在眉睫。在这激烈的矛盾面前，剧本着力刻画了奢香为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忍辱负重，高瞻远瞩的精神境界。在金鼓震天、群情激愤的发兵复仇声中，奢香所考虑的已不只是个人的荣辱问题，而更多的是考虑民族的兴衰，版图的巩固。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也不是置身半空的英雄，她考虑到自己部族

①李芳：《大定县志》卷九《官绩志》（转引自《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张捷夫：《关于奢香夫人的绩史料——兼与俞百巍、何长风同志商榷》）。

的利益，但这个部族的利益是在整个国家的利益统率下着眼的。通过对诺苏部族历史的回顾、通过反复思考和斗争，她清醒地认识到，维护本族的利益和尊严，是中华民族团结昌盛的必要条件，而只有中华民族的团结昌盛，本族的利益和昌盛才有可靠的保证，才能得到发展。奢香在剧中所体现的这种认识和精神，代表了民族团结的一种自觉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由于马晔的大汉族主义和查克龙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映衬更显示出它的光辉。这种不计个人恩怨荣辱，而以整个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得以繁衍昌盛的重要保证之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虽然屡经分合，但一直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其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各族人民都怀着“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而这种感情，在《奢香夫人》中得到了艺术的体现。奢香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和感情，从本质上反映了兄弟民族的历程和心愿。

但是奢香所代表的各兄弟民族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在过去的同类创作中，却很少得到正面的体现。正如黎天的文章所评论的那样：“在某些反映古代民族关系的作品中，少数民族的英雄人物形象不是对汉族唯唯诺诺，就是思想狭隘，头脑简单，易于冲动，几乎是千人一面的强悍和粗鲁。这样的英雄人物，在少数民族观众中自然不会引起好感。这样的作品也不可能很深刻地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各少数民族同胞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深切的爱，以及他们与汉族人民在数千年共同开拓疆域的斗争中培植起来的兄弟般的情意。”^②《奢香夫人》在少数民族的形象塑造上，以它独

①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168—169页。

②黎天：《历史剧要正确地反映民族关系——评黔剧〈奢香夫人〉的创作》《鸿雁》1980年第二期。